



夜釣七星鰻

YE DIAO QIXINGMAN

夜钓七星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夜 钓 七 星 鳃

本 社 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875 字数 59,000

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171·723 定价: 0.22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里的八篇短篇小说，写的都是少年儿童参加社会阶级斗争，勇当革命小尖兵的故事。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，在革命长辈的引导下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跟进行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斗，跟投机倒把犯、盗窃犯斗，跟宣扬四旧、腐蚀青少年的坏人斗。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。在斗争中，他们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，也增长了才干。

目 录

夜钓七星鳃	梁 泊 (1)
秤砣	刘鹏春 (15)
没有枪声的战斗	秦南文 (33)
大晴天	徐钦功 徐金星 (48)
闪光的宝贝	周关东 倪既新 (63)
雀鹰	翁世荣 (77)
蚕茧亮晶晶	曲 山 (91)
喇叭的的响	非 立 (105)

夜钓七星鳗

梁 治

厚厚的古城墙，被拆平了。听工人叔叔说，这儿就要修建大工程了。住在顺城街里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没有一个不高兴的。

人人都高兴，大钟和二戛就更高兴了。大钟十四岁，在初中二年级学习。他长得胖乎乎的，劲儿挺足，遇见事情爱动脑筋，是一名有觉悟的红卫兵。他爸妈都是革命干部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在五七干校学习，因此，他就住到叔叔周长海家里来啦。二戛是大钟的堂弟，十一岁，上小学四年级。他长得和大钟恰恰相反，瘦小玲珑，轻手俐脚，爬墙上树，啥也挡不住。过去他挺淘气，可是，打从今春加入了红小兵组织，进步可大了。

小哥俩的脾气秉性虽然不一样，可生活在一起，倒是挺合得来。大钟常给二戛讲革命故事。二戛呢，很

敬佩大钟，也乐于跟着他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暑假里的一天傍晚，二戛正骑在院墙上摘枣吃，大钟从门外回来了。

“二戛别淘气，走，到护城河钓鱼去！”

二戛嘴里塞满了青枣，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：“天都快黑了！”

“天黑了，鱼才爱上钩哩！”大钟说着，一边忙着整理渔具，一边告诉二戛，学校的自然科学研究小组，为了学习预报天气，要他去钓几条七星鳊。这种鱼可以作活的晴雨计，对天气变化特别敏感。如果天气有雨，它紧伏在缸底不动；如果天气好，它就游浮得十分活跃。

二戛一听，感兴趣了，便从墙头上跳了下来，拉着大钟的胳膊问：“夜钓七星鳊？”

大钟点了点头。二戛兴致勃勃地跟着大钟走了。

他们两个在护城河边钓呀，钓呀，钓得天黑了，夜深人静了。

坐在街头巷尾乘凉的人们都散了，住宅里的灯光，一个接一个熄灭了，顺城街上静悄悄的。

大钟熟练地甩下了钓钩，二戛紧紧地坐在大钟的身边，望着粼粼的水面。突然，一只夏蝉儿，在河堤的柳树上，欢叫起来。

“伏天——伏溜！”叫得真响，叫得真脆。这种蝉儿

只有三伏天才叫，而且为数很少，孩子们没有不想捉住一只的。

“哥！你去给我捉下来好吗？”二戛用央求的口气对大钟说。

大钟答应了。他把鱼竿交给二戛，顺着河坡爬了上去。

二戛等呀等，等了老半天，夏蝉儿照样在头顶上欢叫着，而堤上却没有一点动静。二戛心急地想：“出啥事啦？真是个慢性子！”

这时堤顶传来了大钟压低了嗓门的叫声：“二戛，你快来！”

二戛放下鱼竿，就往坡上爬。一看，大钟正趴在大柳树底下，一动不动地向顺城街里望着。

“怎么啦？”二戛挨过身去。

“看，你爸爸他们工厂墙外的黑角里，有一个人，你看见了吗？”大钟指着路灯背面的黑影对二戛说。



“哪儿？”二戛伸长脖子，仔细地瞧了瞧：“是仓库吧！”

“不象好人，你看他象个游魂，鬼鬼祟祟的！”大钟小声说着，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。

夏蝉儿又叫了，二戛心里一动：“没准是个歇凉的！”

大钟摇了摇头：“很值得怀疑呀！”

就在这时，铃——的响了一下，一辆自行车从街口拐进胡同里来。一只寻食的野猫，顺着墙根跑开了。紧随着，那可疑的黑影一晃，从黑昏晃〔gāi〕里走出来，张惶地望了望，然后又大摇大摆地坐在工厂外边堆放的木桶上。

二戛眼快：“是徐胡子那个老坏蛋！”

“深更半夜的，这个一贯道的狗坛主，钻出来干什么？”大钟紧皱起了眉头，思索着。

二戛说：“这老家伙前天还让人扶着上医院呢！怎么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亲眼看见的！”

大钟用肯定的语气说：“二戛，阶级斗争可复杂呀，象徐胡子这样的老牌反革命，虽然经过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宽大处理，表面上老实了，可是骨子里还是想变天

呀!”

夏蝉儿又叫起来了，可是，二戛再也顾不上听它了。他接着大钟的话说：

“哥，你说得对呀！文化大革命中，还查出他隐藏了一份反革命‘联络图’，叫什么‘海底’，是吧？”

“是！二戛，咱们要擦亮眼睛，不能叫徐胡子的表面现象迷惑住啊！”

“哥！你快瞧，他又钻进旮旯里去了！”二戛眼瞅着徐胡子扭动着蛇腰敏捷地消失在黑暗里，便立刻拦住了大钟的话头。

小哥俩瞪大了眼睛，瞧着，越瞧越模糊。朦胧的夜色，使他们看得挺费力。

二戛急得不耐烦了：“我去看看！”

他刚想往前爬，大钟一把拉住了他：“不行，他在暗处，你在明处，再说眼前还有开阔地，你一动身子，他就看见了！”

“那咋办？”二戛两眼紧盯着大钟，他知道哥哥说的对，哥哥的办法多。

大钟手托着下巴想了想，立刻就作出了决定：“我在这里监视他，你顺着河边往西跑，绕过去，回家找你爸爸。快点来！”

二戛刚走没一会儿，大钟就看见徐胡子从黑影中

闪出来，仿佛手里托着一包什么，一闪身，躬着腰，顺着野猫跑的路，拐进横胡同里去了。

“不能让他跑掉！”大钟跳起身来，就要追过去。

一只大手拉住了他，原来是叔叔周长海和二戛赶来了。大钟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叔叔，然后说：“你看怎么办？”

“放长线，钓大鱼呗！”周长海拍着大钟的肩膀说。“他已经跑了，你追去干什么？那样岂不是打草惊蛇吗！”

二戛忙问爸爸：“那就便宜了他？”

周长海解释说：“当然不能便宜他。对坏人不斗争，就等于对人民犯罪。不过，咱也得注意点策略。这个老反革命他在干什么活动，应该把事情调查清楚，人赃俱在，不怕他要赖。你抓不住把柄，他就会不认帐！”

二戛不说话了，大钟理解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你俩把渔具拿回去吧，我还要到工厂去！”周长海在河堤上对两个孩子说。

大钟和二戛放心了，收拾好渔具回家去了。可惜的是没钓着鳗鱼，把个夏蝉儿也放过了。

天光大亮了，周长海还没有回来，出了什么事呢？

二戛心里惦记着爸爸，披上衣服就往外跑。

“二戛，你干啥去？”大钟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“出去看看！”二戛说。

大钟猜出了他的心事，对他说：“二戛，夜里的事，对谁也不能说，事关重大，小心跑了风啊！”

“是！坚决保守秘密！”二戛飞一样冲出院门去了。

过了好久，没有人回来，大钟也有些急躁起来。他决定去工厂看看，说不定，昨晚就把徐胡子抓起来了。

大钟心里想得多，脚下走得快。走着，走着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心里想，我这是忙啥呀？别叫外人起疑心哪！于是，他放慢了脚步，嘴里唱着，脚尖踢着石子，慢慢往前走，刚到弄口，一抬头，正看见了徐胡子。

他在干啥？只见他那披头散发的老婆子和一个四十来岁、长得贼眉鼠眼的男人，扶着他，走出门来。徐胡子半闭着眼，拖着一双鞋，嘴里象猪一样哼哼着……

“咦！这是咋的啦？”大钟皱了一下眉头。这时，正好同校的同学李国明迎面走来，他和徐胡子住在一个院里。大钟心里一动，忙对国明招了招手。

国明问：“干啥？”

“这个人是谁？”大钟指了指扶徐胡子那人的后影。

国明说：“老家伙病了一个来月了，这是他外甥，来照顾病人的！”

暖？大钟一愣，昨夜里他还象黄鼠狼一样，到处乱钻呢！咋病了快一个月啦？胡说。

大钟还想往下听听，便说：“看样子，徐胡子病得不轻哩！”

“昨晚上，差点咽气了，闹了半宿！”国明比比划划地说。

大钟又是一愣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，我趴着窗户，还往屋里看了！”国明证实着说。

大钟和国明分了手，又紧紧跟上徐胡子他们。走不远，见徐胡子这伙人，走走停停，到了塑料厂门口，坐在那些装化工原料的木桶上，歇气儿。

大钟走到塑料厂墙外，往仓库那里仔细地看了一遍，房子盖得挺结实，不会有拆墙挖洞的事儿，那么徐胡子深更半夜来干什么？

“没准看花了眼？”想起刚才国明的话，他有点疑惑了。真的看错了人？那么是谁呢？这条街上的人，彼此都见过面，多数都相识呀，明明是徐胡子嘛，二夏也看清楚了，准是这老家伙在玩花招。

抬头看，徐胡子已经没影了。大钟变得轻松起来，他往木桶上一跳，啊哈，真相大白了，墙里头看得一清二楚了。那贴着墙边的地方，堆放着大堆的民用塑料

制品，白色的塑料鞋底堆得和墙头一样高。

“警惕性不高，和平麻痹呀！”大钟对叔叔他们的工厂有意见了。

这时，一小块石头飞过来，正落在大钟胳膊上。大钟回头看，没有人，于是，跳下木桶来。

现在肯定了，徐胡子是在乘机搞破坏，夜里他一准是来偷东西。大钟听叔叔说过，徐胡子解放前是个反动道会门“一贯道”的坛主，妖言惑众，欺骗百姓；解放后，在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中，被政府集中起来管制，后来给予了宽大处理，使其重新做人，把他安插在合作烟酒店里当营业员。但他恶习不改，大挖社会主义墙脚，乘机偷窃大批烟酒和贪污自肥，是个惯窃分子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广大革命群众清算了他的罪行。从此，徐胡子就装成有病，躲在家里了。

叭的一声，又是一块小石头扔过来。这回大钟可看见了，只见二戛躲在木桶后边，手一扬，头又缩了回去。

大钟故意喊了一声：“谁？”便悄悄地走了过去，一把从空木桶中抓住了堂弟的肩膀：“哈哈！抓住你了！”

二戛嘻嘻笑着钻了出来，诡秘地对大钟说：“哥，我爸跟派出所联系啦！”

大钟听了，没有回答。他看着刚才二戛藏身的空

木桶，又打量了一下四周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：“好！有办法了！”

二戛看着大钟，有些迷惑不解：“哥，你说啥？”

“二戛，咱们有办法了！”

夜色浓了，夜深了，路灯底下乘凉的孩子们散了。

街头巷尾，一片沉寂。

一只蝙蝠，在顺城街的上空，无声地飞了过去。巷口，有条黑影晃动了一下，又不见了。

“呱呱——！”从护城河里传来了青蛙的叫声，接着是一片烦闹的呱噪。

靠在墙根的圆木桶，微微动了一下。

“呱呱——！呱呱——！”一声声蛙鸣，急促地叫起来，又引起了一片叫声。

这时，从河堤的老柳树底下，探出二戛的小脑袋来：“爸！徐胡子出洞了！”

“打信号，告诉大钟，时时注意！”周长海低声说。

“呱呱——呱；呱呱——呱！”

大钟在哪里呢？在战斗结束之前，这还是一项秘密，反正，徐胡子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哩。这个老坏蛋的一举一动，大钟都看得十分真切。

徐胡子，驼着背，喘着气，蹒跚地走来了。他站在

路灯的阴影里，象一只警觉的老狼，四处听了又听，看了又看，便悄手悄脚地向墙边走去。他摇了摇地上的木桶，然后，就好象被蝎子螫了似的，迅速向后退了几步，再听听看看，随后，捡起一块小石头，扔进院内去了……

“呱——呱——！”二戛打出了“注意，注意”的信号。

大钟的两眼射出了仇恨的火焰。徐胡子这个狡猾的敌人的每一个活动，都被大钟看得很清楚。怒火在他胸中燃烧。他紧咬着牙，整个身子摆成一种出击的姿势，准备随时扑向敌人。

要不是叔叔周长海再三地嘱咐过，大钟早就忍耐不住了。叔叔说：“大钟呀，你的任务很重要啊！千万要看准时机再行动，抓早了，咱缺乏证据，他会不认帐的；抓晚了，他可能滑掉了。俗话说，‘捉贼要捉赃’，你懂吗？”

“我懂了，你放心吧！”大钟下着保证说。现在，大钟默默地叨念着：“还不能动，动早了就坏事啦！”

突然，徐胡子敏捷得象一头扑食的野猫，扑到墙边，跳上木桶，把手伸进了墙头，捞出了一捆塑料鞋底。等他跳下地来，还没有站稳脚……

“咕——咕——！”大钟一边打出了行动信号，一边



以飞快的速度，推开了空木桶，一下子扑到徐胡子的身上：“捉贼呀！捉贼呀！”

徐胡子可慌了手脚。他恶狠狠地伸出双手，向大钟的咽喉伸去。

“站住！举起手来！”一片人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

当二夏和周长海冲过古城墙的这片开阔地，只见几个民警已经把缩着脖子发抖的徐胡子抓住了。他脚下放着一捆赃物。

大钟精神抖擞地说：“快去搜他家，别叫那个人跑